

120个国家 通缉的 画家夫妻

国际警察组织刑事侦破奇案

〔美〕纽约时报记者

彼得·李



120个国家通缉的 画家夫妻

国际警察组织侦破故事选粹
〔美〕纽约时报记者 彼得·李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20个国家通缉的画家夫妻

(美)彼得·李 著

陈鸣峡 译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成都市东风装璜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7.8印张 字数114,000

198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—100,000

ISBN7-220-00028-8

I 47

定价 2.45元

是国际警察组织的心脏。全国中心署是该组织的作战部队，分设于各成员国最高警察当局，如美国的财政部、英国的伦敦警察厅等。

这四大部门联合运转，在战胜世界范围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活动中，创造了光辉的业绩。它之所以具有现代侦破能力，除了拥有浩如烟海的犯罪档案，专门侦破技术，还具备当代最先进的通讯联络手段，从一般的电话电报，到利用通讯卫星，形成了广泛而迅速的国际联系网，往往一桩某国难以破获的恶性案件，通过国际警察组织的全面合作，一夜之间就马到功成。

由于该组织属于刑事侦破机构，不涉及各成员国的军事、政治、宗教、民族等类性质的争端，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性，加之功绩卓著，必然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。它在侦破各类惊心动魄的妓女拐骗案、黄金毒品走私案、恶性杀人抢劫案、千奇百怪的作案手法的怪案中，留下了广为人民津津乐道的事迹，为人类进步与文明发展传为佳话，这是必然的。世界人民想具体地了解它，也属当然。

美国记者彼得李，为满足世界人民这一愿望，深入该组织总部采访，与各类侦破专家座谈，在浩

瀚的犯罪档案中“花”中选“花”，写下了这本书。作者以故事形式，将一个个重大案例分章叙写，每两章都是独立成篇的报告，读来扣人心弦，长人见识，余味无穷。译者从中国读者实际情况出发，尽量译得通俗易懂，力争雅俗共赏，适当调整个别章节顺序及个别词句，想来读者不会过于责难。如果读者读过此书略有收效，也不枉了作者一番劳动，译者的灯油，那就不足挂齿了。为出版条件计，此书分上下两册出版，毫不影响阅读的连续性，因为每篇都独立成章，各成一个天地。是为译序。

译 者

谨以此书

献给战斗在国际警察组织侦破第一线的英雄们

国内第一本介绍国际警察组织侦破故事的专书

目 录

奇怪的告密者·····	1
在巴黎暗馆暴露的假美元·····	33
一个不断更换姓名的人·····	64
优秀出纳员拉尔夫失踪记·····	92
血染的婚礼·····	116
一百二十个国家通缉的画家夫妻·····	147
水下幽灵·····	170
被骗往异国他乡的泰国姑娘·····	200
国际警察组织简介·····	219

奇怪的告密者

警察依靠告密者，获得大量的关于犯罪事实的情报，这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，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。告密人通常是警方指派的，而极少是发现的。当警方发现他是特别的敏感，会办事，就吸收他作为补充力量。规定很简单，当警察在他们的帮助下，破获了一桩恼火的案件，抓住了罪犯，警察就会安排给他一个工作。如果他接受了钱，又尽职尽责地表演告密者的角色，他就会被放出牢房。如果他拒绝干这种事，他就被关进去了。

毫无疑问，对罪犯来说，警察——告密者的联系，是一个靠不住的关系。告密者处在令人尴尬的两种情况之间，要么是被警察解雇，象征性地延期使用他，要么是更多实际上出卖他的朋友，同样被

国际警察组织刑事侦破奇案

告密的局面也将轮到他的脑壳上。如果当局发现了警察有新的门路去破案的话，他也就失去作用了。

警察当局保护使用告密者的制度，理由是指出告密者为破案做出的贡献的统计数字，这就够了。犯罪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上升，在警方反对犯罪的战争中，警察正失去作用。他们需要全部能得到的帮助。

并非所有的告密者都心甘情愿地说出某些情况。偶尔也会出现一个自己来告密的，把某个情报告诉警方以取得警方的保护或其他报酬。在这样的案情中，一个情报金矿也许被发掘出来。以下就是这种案例。当时警察正在美国佐治亚洲萨凡纳市，侦破一起普通的麻醉剂犯罪案件，就是依靠告密者的揭发而成功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惊人的故事不是开始在萨凡纳市，它开始在法国。

伯特兰·勒菲比弗里，被飞机和飞行术迷住了。这种爱好，甚至远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当他在巴黎郊区絮伦长成人后，他继续做这个好梦，在梦中成了一个航空公司的飞行员。他并没有能真正实现他的理想，但是他尽他能力所及，

按他的梦想去做了。他最终得到一个工作，成了随机事务长，或者叫司务长，为法国航空公司国际航班服务。

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心中有数。他终于有了一份收入可观而且有趣的工作。他的有规律的飞行，是从巴黎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的。为了排解单调飞行的烦闷，他担任了一件份外的工作，他偷运麻醉剂海洛因。那是确切的，每次飞行他都带了这种走私毒品。他把海洛因藏在他的衣箱的夹层箱里，大胆地上下飞机。

他干这事两年以后，勒菲比弗里开始考虑必然要加入毒品走私集团，他认为自己是毒品走私网不可缺少的人物，他的想法完全错了。在从头至尾的走私活动中，他实际被看成一个小角色。如果他知道自己是怎样一个可以随时被人抛弃的人物，那么，当他成功地实现了一次夜航，根本不会那么心平气和了。

一次，勒菲比弗里接到一个会议通知。他到会之前，遇见了一个名叫乔斯·拉波拉的男人。这个选择作为开会地点的地方，在一个秘密的露天停车场的一个电梯附近。乔斯·拉波拉是两年前汲收他偷运毒品的人。从那个时间以来，勒菲比弗里见到

国际警察组织刑事侦破奇案

拉波拉恰好两次，因此他明白，这次会议必定意味着什么重要事情发生了。

勒菲比弗里看到拉波拉接近电梯之前，正悠闲地吸着一支雪茄烟。他突然看见了拉波拉，因为他个头很高，留着灰色的头发，样子咄咄逼人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但他今天晚上的穿着打扮，则是一个身着普通的泛白无污衣裳的人，这是一个有钱的生意人的服装。他正好有几句话要对勒菲比弗里说。

“我们需要你老弟帮忙，这是最后一回旅行了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准备用另外的方法搞运输。你不要再同我们联系了。”

勒菲比弗里被这话打晕了头。他痛苦地试图请拉波拉做个解释，为什么要把他甩了？但对方说没必要解释。他还说，现在拉波拉只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就是把曾经为他们偷运毒品的往事，彻底从记忆中抹掉。说完这话，拉波拉突然转身走开了，给勒菲比弗里心里留下一个迷惑和不幸的阴影。

老实巴交的勒菲比弗里并不知道，拉波拉对他说的这番话，不仅仅他一个人听到。三个事务长同他一样做过这种买卖，也同样被解雇了。勒菲比弗里当然也不知道，除了他之外，还有谁在偷运这种毒品。他只知道一件事情，被拉波拉解雇之后，他

应得的收入，是大大减少了。

没有时间去想拉波拉了，他不得不为自己的飞行做好准备工作。无论如何，他打定了主意，对拉波拉向他说的不要再同他联系的话不予理睬。当他从阿根廷飞回来后，他不打算轻易地放弃这个挣外快的机会。

乔斯·拉波拉控制下的走私组织，实际上是一个蔓延得很宽的走私大集团。它包罗了一连串的关系网，一直达到“黄金三角洲”。这个世界的秘密地方，包括了缅甸、老挝和泰国。这里是大批生产鸦片的产地。拉波拉的一个助手被安排在法国的马赛，马赛是鸦片的加工之地。经过加工的鸦片带到巴黎，再向四处分散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，也有一个分散鸦片的中间站，也在拉波拉的一个助手的控制之下开展工作。鸦片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向南美扩散，遍及南美。

由于拉波拉有真正的组织天才，为他工作的众多人之中，在两年的雇用期间，甚至没有一个人弄到接近被抓获的地步。事实上，拉波拉的组织工作做得如此之好，以至他与三个飞行事务长单独打交道，彼此非常了解，但三人中却没有一人知道别的两人也被他雇用了。每个人都自以为是拉波拉运私

货的“信使”。

虽然毒品走私生意是非常赚钱的，但拉波拉却不是那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笨蛋。在运送毒品的活动中，他从不固守一个方法，甚至哪怕这个更好一些，或者差一些，那一个可能被发现等等。他办事，首先用一种灵活的办法试用几个月，发现行，最后过渡到较长时间的连续使用，这样去保证他的新计划的成功。

他办事向来很精明，在开始实行新计划之前，首先转移其注意力，再慢慢逐步取消旧的方法。

他手下的信使已经变得发财了，而他们作为他的走私集团的一个组成部份，知道内情太多了。解雇他们最容易的办法，是把他们杀掉。这一次，拉波拉在秘密的露天停车场对勒菲比弗里谈话的时候，谋杀勒菲比弗里的命令已经发出，由拉波拉别的信使去处置。对勒菲比弗里来说，一个灭顶之灾已安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。

新的运送毒品的方法是靠轮船运输，这种方法是一种简单的方法。拉波拉已经重新物色了一个新手。这新手是机修工人，在一个大型的喷气式飞机场工作。这个机修工人将从飞机机身上拉掉一块金属板，把毒品藏里面。当这架飞机到达布宜诺斯

艾利斯机场，另一个机修工人将反向移动这块金属板，把毒品取走，再送去装船。为了带毒品进入飞机场，然后在航线的终点站取走这批货，拉波拉又吸收了新的成员，他们是为航空公司服务的食品承包商人。

特别使拉波拉高兴的是，这次使用的新方法新人员的花费，恰好是使用老信使破费的一半，而同时，用船运鸦片的数量，是老方法运输的两倍。

法国航空公司的 095 航班，起飞的时刻表指明下午六点五十五分，这架飞机飞越大西洋飞向阿根廷，恰有两次降停，一个地点是法国的尼斯，另一个地点是塞内加尔的达喀尔。这架飞机应该于第二天早上八点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埃塞萨国际机场着陆。

那是一次愉快的航行，没有恶劣天气的激流，这对每一个在机上的旅客来说，都是令人高兴的。当然，另有一个机上人除外，那就是前面介绍过的伯特兰·勒菲比弗里，他被腰缠万贯的拉波拉解雇了。他已经远离了那桩蠢事，开始想着拉波拉对他所说的那些话。这件事使他想到自己呆在法国已经是不安全的了。他意识到，无情冷酷的计划，拉波拉是完全可能想出来的。这时勒菲比弗里突然想起一

国际警察组织刑事侦破奇案

件事。那时他已确实在为拉波拉干事了，发生了一桩杀人案，发现一个男人被子弹射穿了头。这个案件后来一直没破。

在飞机飞临布宜诺斯艾利斯上空时，勒菲比弗里已经拿定主意，他要离开法国，到别的地方去生活。拉波拉要杀他真是太容易了，尤其是如果他不再更久地呆在他们的圈子里时，被害的可能性更大。

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，勒菲比弗里在法国航空公司业务部办完手续后，他在阿根廷的联系人拉蒙·埃斯蒂斯来接他了。

从机场到市区大约二十五英里，埃斯蒂斯照例要来接这个拉波拉的信使。在勒菲比弗里运送毒品期间，与埃斯蒂斯建立了友谊，成了好朋友。常常在逗留期间，他们两人一起去参加社交活动。

这一次埃斯蒂斯开车来接他，他钻进他的小车时，向好朋友热情地致意。他认为老朋友还不知道他这是最后一次运货，所以对他仍然很热情，但毕竟这是勒菲比弗里的想法。如果他已经稍微地想到，坐在他旁边这个人，对他的微笑是如此亲切，却已经被拉波拉指派为杀害他的刽子手，那么，勒菲比弗里就会比刚才更加胆怯了。

当埃斯蒂斯的小车驶进车道的车辆群中，直奔市区时，埃斯蒂斯告诉勒菲比弗里，他准备把他介绍给一些朋友。这个时候，那些朋友正为安置勒菲比弗里的尸体，安排一个地方。埃斯蒂斯说明道，要带他到一个房间去，那房里已有两个拉波拉在本地的手下人等着他，他们是充当拉波拉的黑社会执法人，等着枪杀勒菲比弗里。

他们当然就没有到那个杀人场的房间去。他们的小车离开机场十分钟以后，埃斯蒂斯的小车右前轮胎突然爆裂。埃斯蒂斯失去车辆控制，小车翻出公路，倒了个个儿，最后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。

勒菲比弗里没有伤着，但拉蒙·埃斯蒂斯被抛出车外。正当别的汽车停下来，人们下车跑向他们时，勒菲比弗里跑到了埃斯蒂斯的身边。老朋友已经死了。他的头撞在石头上，爆裂开来，奇形怪状的，躺在地上，他的视而不见的眼睛凝视着朝向太阳。

很快地，警察和一辆救护车来到旁观的人群中，埃斯蒂斯的尸体抬进了救护车。勒菲比弗里带着他的贵重的手提箱，坐车开进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，住进了一家旅馆。

勒菲比弗里没有什么地方去交付身上带的毒品

国际警察组织刑事侦破奇案

了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，除了死去的朋友，他再没别的联络人了。当他站在旅馆屋里无计可施时，突然想到一个主意，把箱子同这些鸦片，放到货栈去。他必须马上回巴黎去，从银行取出他的钱，弄到一个月的时间从航空公司离开，同时用这段时间去找自己的一个新身份和一个新国家。再后，他才能够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，取走他的皮箱。有一件事他很清楚，他将不再同拉波拉或别的与这个组织有联系的人打照面了。

勒菲比弗里回到法国三天之后，在巴黎的乔斯·拉波拉得知埃斯蒂斯死了。与此同时，他又听说勒菲比弗里还活着。这个消息使他心神不安。他的新的工作方式刚刚第一次运转，它证明这个方法恰好是他预计的那样灵验。这就更需要找到勒菲比弗里，把他干掉。拉波拉就如此对他的首席助手安东尼奥·加斯珀拉说的。一个立即寻找勒菲比弗里的行动，在这个黑社会走私组织里开始了。而且这个组织宣布了一笔一万美元的赏金，付给杀死他们的可怕的猎物的人，拉波拉坐阵指挥，专心致志地等着提勒菲比弗里的人头来领赏金。他深信不疑，这件小事处理好，只不过几天之内的事情。

如果勒菲比弗里对拉波拉的计划稍微知道点风